



守望背影

□易冬梅

在我们家，外婆带外孙，似乎成了一种家庭情感的纽带和延续。我是外婆带过的唯一一个外孙女，我女儿也是由我母亲一手带大的，隔代亲的缘分尤为紧密。

外婆在龙门滩生活了一辈子，住在沱湾街通往河坝街的转角一处带阁楼的老房子里。我们习惯把这所老房子叫作老屋。

小时候，母亲在几江粮站工作，起早贪黑地忙，父亲在南部山区工作，一月难得回家一次，只得把我托付给外婆照看。那时，老家的八舅还在上高中，也需要人照顾。分身乏术的外婆不得不在几江城和龙门滩两地来回奔波。

听外婆讲，她每次带我回龙门滩回几江城，我总哭嚷着要回龙门滩。而在几江城小住几天再回龙门滩时，我便会开心地欢呼跳跃。

在龙门滩，有我太多温暖的童年记忆。老街上，有残存的王爷庙古迹，有斑驳的窗棂，有凹凸的青石板，更多是挤满了门对门、背靠背的老房子。这条老街，当我年幼时，我曾趴在外婆的背上走过，也曾牵着她的手走过。当我长大后，便是我搀扶着她走过。

印象中，“外婆带外孙，逗是空搞灯”这句俗语，外婆曾经念叨过，亲戚们曾经打趣过，我至今依然记得。

母亲在外婆的八个子女中排行老二，从小承担了很多家庭重担。或许是外婆觉得我的母亲吃了不少苦，便把更多的关爱弥补给了我。小镇里每家每户的生活并不宽裕，猪油、鸡蛋都是限量的，大人们舍不得吃，孩子们也省着吃。但我几乎从来没有饿过肚子，早上一睁眼，灶台上的铁锅里总会有一个香喷喷的煮鸡蛋等着我。

不过，外婆给我的这份专属关爱，偶尔也会被其他表兄弟们“打劫”，抢先一步吃掉鸡蛋。外婆便会佯装生气地斥责他们。亲戚们见状，有时会酸不溜秋地说道：“外婆带外孙，逗是空搞灯。”

外婆倒也不争辩，只是径直登上木楼梯，走到阁楼外的天台，静静地坐在小板凳上，出神地看着邻家房顶上密密匝匝瓦片簇拥着的一方狭小天空。

我便搬来小板凳，静静地挨着她坐下，把头埋进她的怀里，轻声说：“外婆，你不是空搞灯。等我长大了，一定会孝敬您的。”她温柔地抱着我，喃喃自语道：“嗯，我晓得不是空搞灯。”

回到几江城读书后，我和外婆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少。有时，是外婆三五两月会来城里看我们。有时，又是妈妈趁着节假日带着我回镇上去看外婆。

那时，我坐在书桌前写作业，不认得很多字也看不懂习题的外婆总是愿意当“陪读”，静静地坐在我身后，守望着我的背影。台灯的光暖暖地照在我和外婆身上，就像一幅剪影定格在岁月里。

还记得，我参加工作后，每次回龙门滩时，总会给外婆捎上一些新衣服和吃

食。印象中，外婆会穿上我给她量身定制的棉绸衣服，把我买的松软吃食分享给周围邻居，满脸自豪地说：“瞧，都是外孙女买的。”邻居们笑言：“外婆带外孙，也不是空搞灯。”

当我准备返程时，外婆执意送我到门口。我劝她回屋，她怎么也不肯，就只是靠在木门旁，看着我的背影渐行渐远，直到消失在老街的尽头。我偷偷地回过头看她，她的眼神里有不舍、有祈愿。我知道外婆的脾性，每次离开时总会三步并作两步走，以求快速“逃离”她的视线，好让她早点回屋。

后来，我成了家，也有了女儿。母亲架不住我的软磨硬泡，担起了照顾外孙女的“重任”。前些年，当外婆还健在时，我喜欢带着女儿，陪着母亲回龙门滩，外婆拉着我的手，母亲拉着我的手，她们的眼里都有一种特别的光亮。时光流逝，女儿不断地成长，变得越来越独立，我们也在慢慢学着放手，但对我的母亲而言，外孙女却是个放不下的例外。

女儿读中学时，为了上下学方便，我们便在学校旁边租了一套两居室，透过房间窗户可以看到进出教学楼的学生们。此后，每到上下学时间，我家窗户旁便多了一个站立的老人，那是我的母亲在默默遥望着外孙女的背影，眼神里装满了牵挂和祈愿。

那一刻，我忽然明白，外婆当年守望我远行的背影，不仅是对生命成长的接受，还是对亲情细水长流的珍惜。

如今，外婆已经过世了十余年，我依然坚持每年都带着女儿、陪着母亲回龙门滩，上上老坟、看看老屋、走走老街，一如当年，外婆守望着我们的背影。

(作者系重庆市江津区作协会员)

窗前醒墨

□洪萍

被吕姐拽进画室那天，她只说：“山水比花鸟好上手。”我便信了。谁知这一信，竟跌进了墨色的深渊。

第一堂课，我彻底迷失在烟云缭绕里。看吕姐挥洒自如，我却连执笔都显得笨拙。回家后，凭着记忆在宣纸上硬生生逼出一幅三尺山水——那山像未醒的梦，水如凝固的泪，一切都滞重而模糊。

再去上课，我带着满腹疑问追着老师走。皴法如何起笔？墨分五色如何调配？老师轻转手腕：“墨韵全在水，气韵全在腕。”我似懂非懂地铺开四尺宣纸，正要落笔，命运却先下了笔——一场车祸，将我钉在了病床上。

身体被困，视野却突然打开。从五楼的窗口望出去，小区忽然变成

了一幅缓缓展开的长卷。那棵老槐树的树冠，枝干盘曲如篆书笔意，仿佛黄公望笔下的山石皴法；邻家院墙垂落的紫藤，分明是花青料未干时滴落的笔触；就连最寻常的冬青树，疏密错落间也暗合着倪瓒的构图。

春日来临，江边的柳树萌发新绿。我忽然明白，从前我只看见了“树”，如今却看见了“笔墨”。柳条轻扬的弧度，是羊毫提按的轨迹；新芽点缀的疏密，是淡彩点染的节奏。原来中国画教的不是技法，而是一种观看的方式。

康复后，我重新站在阳台上。松针的细密是斧劈皴，梧桐的枯枝是焦墨写意，连楼下乱石堆叠的花坛，都成了王蒙笔下的深山幽谷。我不禁想问：究竟是古人摹写了自然，还是天地本就是一幅未干的画？

那场车祸不是中断，而是一次必要的留白。就像山水画中的云烟，看似空无，却是气息流转之处。当生活被迫停顿，心灵的眼睛才得以睁开。

如今我知道，学画不是在纸上复制山水，而是让山水住进心里。当万物皆可入画时，生活便成了一砚久磨的陈墨——伤痛是浓墨，喜悦是淡彩，所有的经历都在纸上相融相生。

每当夜深人静，我推开窗，看见月光为小区披上一层薄薄的银晕。那些熟悉的景物在墨色里呼吸，仿佛随时会走进我的宣纸。这时我才懂得，吕姐说的“好上手”，不是技法的简易，而是心灵的顿悟——当你看懂了山水，山水便会来找你。

(作者单位：安徽省安庆市文化馆)

熬秋

□唐筱毅

秋风掠过稻田，稻穗们簌簌响着，把金晃晃的衣裳褪了。母亲扒拉着竹篮里的小麦，麦粒圆滚滚的，饱满得能挤出白浆。她直起身说：“该熬糖了。”

这四个字落在风里，像颗甜籽，一沾记忆就发了芽。

发麦芽是熬糖的头桩事。竹筛底下铺层湿布，麦粒泡足一夜水，胀得鼓鼓的，均匀摊上去，再盖块湿布捂严实。灶房角落暖烘烘的，是母亲特意留的好地方，不挨风，不晒阳，正适合麦芽悄悄拔尖。我蹲在旁边守着，数着日子等芽尖冒出来。母亲每日早中晚各浇一次水，指尖沾着湿漉漉的麦香，她说：“麦芽要长到三寸长，白须须翘起来，才有劲儿把淀粉化成糖呢。”

第五天掀开布时，青嫩的芽尖齐刷刷顶着白帽，屋里一下子涌进清冽的麦腥气，混着窗外飘来的泥土腥甜，闻着就让人心里发暖。

土灶的火一升起来，熬糖就真正开始

了。大铁锅装满水，切碎的麦芽撒进去，沸水咕嘟咕嘟翻着泡，白绿相间的碎末在热汤里浮浮沉沉，母亲握着长柄锅铲不停搅拌，手臂抡得圆圆的，糖汁的泡沫聚了又散，甜香从锅盖缝里钻出来，飘得满巷子都是。巷口的孩童扒着门框张望，眼睛亮闪闪的。我踮着脚够锅沿，被蒸汽烫得缩回手，母亲就舀一勺温热的糖汁递过来，甜丝丝的，带着麦芽的清香，一下子润到心底。

过滤后的糖汁换小火慢熬，这是最磨人的时候。母亲说：“熬糖就像过日子，急不得。”火太旺，糖会焦得发苦；火太弱，糖又熬不稠。她时不时提起锅铲，糖汁顺着铲沿往下淌，起初是断成珠的，后来就拉成了长长的丝。“成了！”母亲话音刚落，我赶紧往灶膛里添把细柴，让余温慢慢收着糖汁。

扯糖的时候最热闹。半凝的糖膏挂在房梁下的木钩上，父亲和二伯轮流扯，琥珀色的糖块在他们手里拉得老长，折回来，再拉，渐渐染成雪白。我也凑上去拽

了一把，烫得直甩手，糖丝粘在指尖，甩出去就是一道甜甜的弧线。母亲把扯好的糖压成方块，铡刀“咔嚓”一声落下，甜香更浓了。炒得香喷喷的黄豆拌进热糖里，压成小块，刚凉透就被我们抢着塞进嘴里，黄豆的脆裹着糖的绵，满口都是秋天的实在滋味。

上学时，我和堂哥揣着糖块，课间和小伙伴分享。放学回家，盛一碗白米饭，裹一团麦芽糖拌着吃，比任何下饭菜都香。劳作归来的人咬一块，立马就有了力气。邻家表婆咳嗽不止，母亲盛一碗麦芽糖开水送过去，喝下去就舒坦多了。

秋风又起，竹筛里的麦芽又在悄悄拔尖。这熬了半生的甜，藏着故乡的味道，裹着亲情的暖，在岁月里慢慢沉淀，成了心底最温柔的念想。

(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)



能懂的诗

沉默的力量

□阿湄

路边

一株株桂花
让喧嚣的人流
安静了

滔滔不绝的词语
在芬芳的沉默中
羞涩不安

我从枝头
细碎的花朵里
触摸到
过季的疼痛

从翠绿的
叶脉里
寻找到
不屈服的灵魂

秋风起时
花雨纷飞
一场盛大的桂花雪
覆盖了
天空的阴影
尘世的肮脏

(作者系重庆市巴南区作协副主席)

山羊枫叶(外一首)

□李奎

回望，很热烈，很灿烂
比如夕阳
用浓烈的血液，回望白日的时光

枫叶，燃烧自我
回望春天，山花烂漫

山羊，回头一望
高速路轻如纱巾，被风吹进
山谷
叠石花谷的风车，划着圆圈

此刻，我被枫叶
点燃

枫叶是蝴蝶的姐妹

春花绚丽，蝴蝶也绚丽
忙碌
只为给花朵授粉
花之实，挂上枝头：
为果
蝴蝶之实，埋在土里：
为蛹

枫叶是蝴蝶的姐妹
火红
在冰冷人间留下最后的暖意
等一场大雪，埋下
时间

(作者系重庆市酉阳县作协会员)